

# 勞山仙境憶游擊

李 先 良

## 奇妙的勞山風景線

白居易的詩歌中，有「忽聞海上有仙山，山在虛無縹緲間」，讀之使人悠然神往。勞山挺立海隅，隔世絕俗，確是海上仙境。在抗戰八年當中，這個仙山行起了塵緣，造成了一段悲壯的歷史，使人永生懷念。我的回憶，在勞山這個空間

中，要特地提到幾處名勝，以便中外雜誌讀者了解我們在勞山抗日游擊戰的地理形勢。



本文作者李先良教授抗戰期中在勞山領導游擊隊與日寇作戰時留影。

勞山在青島市東北區，即墨縣之東南，扼膠澳之口，東海之濱，海拔一千三百餘公尺，周圍約四百里。幽谷懸崖，峯嵐疊翠，洞天福地，為國內各地名山所不及。齊記：「泰山高不如東海勞（山）」泰山雖為五嶽之首，氣勢雄壯，但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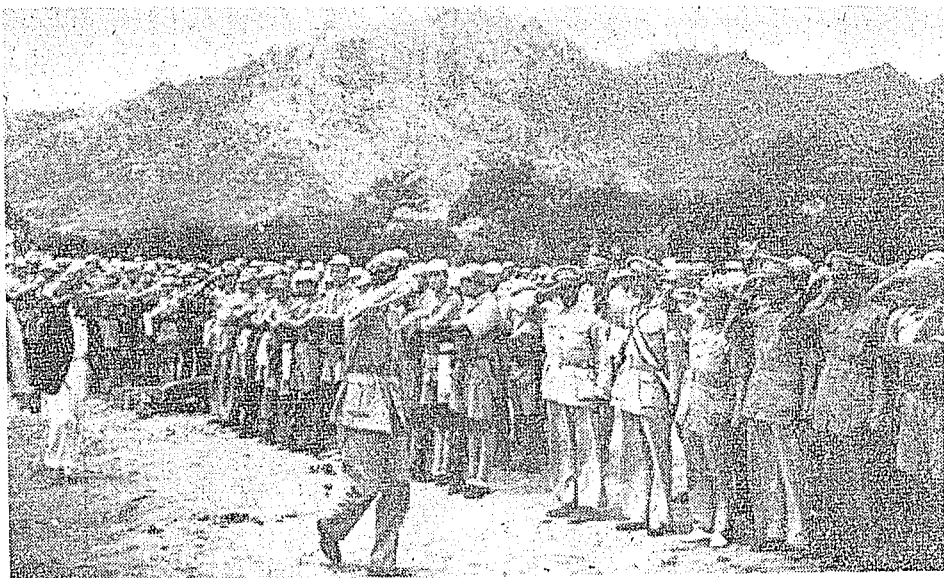
如勞山挺拔秀麗。寰宇記言，秦始皇嘗登之以望蓬萊，徐福入海求仙，率童男女三千，由此乘船出發，至今猶存古蹟於勞山。山內宮觀特多，其較大者有九：如明道觀、太平宮、聚仙宮、上清宮、太清宮、明霞洞、華樓宮、白雲洞、蔚竹庵等，此外祇有一禪寺曰華嚴寺，殿宇巍然。勞山各寺觀，幽雅絕倫，皆為修真養性之聖地。所有僧道，氣宇非凡，飄飄如仙。加以隱士蒞此修鍊，因此相傳神仙故事，繪影繪聲，亦復不少。

一八九五年德人佔據青島以後，曾開闢通往勞山路線十餘條；民國二十三年起

，青島市長沈鴻烈又關環海公路，凡來青避暑遊客往勞山一覽名勝者，可循全山分佈之北九水區、南九水區、東區、南區、北區五大路線系統，任遊者興趣所及而飽覽之。

## 華嚴寺——青島臨時市政府

抗戰初期，日寇鐵蹄掩有華北各省市，淪陷區的地方政府，如果沒有流亡到轄境以外，就是遷徙在轄境的偏僻地方，與日寇抵抗，繼續推動政令，做保國衛民的工作，青島市政府是兩種情形兼而有之。當時青島市長沈鴻烈由中央發表任山東省政府主席，省府設在魯南，我因九一八後任青島特別市黨部常務委員，與沈市長密切合作黨政共同抗日的關係，由沈氏邀任山東省政府委員兼魯東行署主任，同時就近代理青島市市長職務。所以在抗戰前期的四年，市府是隨行署轉移，在魯東各地的流亡政府，在青島境內的活動，祇是設立一市政府辦事處而已，到了後期我打回勞山，才把辦事處撤銷恢復市政府組織，設在山區的華嚴寺。



本文作者李先良教授當年在勞山檢閱青島保安作戰部隊時留影。

華嚴寺是勞山唯一的佛寺，其他均為道宮，僻處在勞山的東麓，面臨東海。寺前有大道一條，旁植古木，夾以修竹，佛寺的殿宇僧舍是依着山形的高下建築而成，遠遠望去，只見樓閣重重，頗為壯觀，寺之歷史與輪廓，以傳增湘之勞山遊記描述最好，他說：「至華嚴寺，寺前山徑平夷，逶迤斜上，修竹夾之，綠影蕭森；石淨如掃，輻光雲棲，差堪彷彿，路旁塔院，方池互於前，平橋跨其上，清風徐來，引入入勝，策杖行吟，數曲抵寺。臨門經閣，構架方新，住持純裕，居此已五十餘年。殿宇崇武，庭階修潔，可知其經營之力矣。正座為那羅寶殿，以正對南峯那羅洞也。山中皆道觀，獨此地為僧寮，憨山大師曾駐錫於此，客座懸手書鉅幅，雅健絕倫，不愧名筆。其他字畫，亦尚可觀。院中丹桂高丈餘，山茶紫薇，皆百年外物。牡丹十數叢，聞多異品。純師言，三月半牡丹正開，羣花齊放，絢爛可觀，約余明春來寺小住，聞之頗為神往。經樓庋龍藏全部，聞頗完善，不及披覽。純師前往燕京數年，詢京中諸寺衰落情況，輒為惋歎，余因書數語於殿壁以誌慨。日晷逾午，與純師堅定後約而別，然私衷殊為悵惻也。」

抗戰後期，越來越艱苦困難，市政府所以選擇在華嚴寺，並不因其地風景殊

佳、殿宇壯麗，乃因其地峯巒起伏，巨石嶙峋，高松蔚然，背山面海，形勢險要，敵蹄不易到達。斯時市政府為抗戰發號施令之中樞，必須求其較為固定之所，雖然如此，日敵曾屢次大舉與兵入山掃蕩時到過一次，但不敢據留，迅即回巢。按華嚴寺為明憨山法師所建，初名海印寺，後改稱華嚴寺。明清之際，曾焚毀一空，清初順治時代，又有慈沾大師重為建造。民初以來，由連橋法師主持，仍恢復舊稱華嚴寺。迨至我進駐勞山以華嚴寺為市政府時，連橋已於早數年去世，由法舟主持其寺。法舟住持雖為出家人，但對日抗戰，亦然敵愾同仇，十分合作，成為我抗戰特殊之力量，掩護國軍，使敵人畏懼我聲勢不敢逗留而去。大陸變色，法舟住持隨我部隊撤退來台灣，身體衰弱，已於二十年前去世，不及重觀河山收復重回故寺！每一念及，不勝黯然！

華嚴寺正殿五楹之左右，各有院落，當時分別作為市府辦公及住宿之處；另有一院，雄居半山，原來是方丈的客堂，作為市長辦公室和住房，每到春暖花開時節，院內花木含葩吐豔，枝葉掩映，起居其間，興趣昂然，不僅可以靜思凝遠，尤且堅強抗戰意志。如在承平時代，留此輻光養晦，優遊山海林泉之下，確是最理想的所在。可嘆青島為日寇華北海陸空動基地，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？我們在虎穴旁邊打游擊，如在老虎頭上打蒼蠅，簡直危險萬分，然而青島敵人終究無法消滅我們，足見游擊戰術可以抵制敵人的陣地戰略。敵人經常的掃蕩已感無效，他們為徹底肅清我們，到民國卅四年時，逐漸採用步步為

營、糧菜穩打的方法，把我們壓迫到海邊一帶，並封鎖糧食的來源，這種嚴重的威脅，確實是我們的致命傷。我在華嚴寺天面對白浪洶湧的大海，又天天望見離寺不遠的即墨南端海上的「田橫島」，它給我以啓示齊國有五百壯士犧牲島上的歷史、千古留名的事實，我便自然而然地發爲抗戰到底與勞山共存亡、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。自此我便作下列最後的準備：

- 第一，訓示部隊與勞山共存亡，抗戰到底。
- 第二，趕緊儲藏地瓜乾，預備最後的食糧，同時在深山石壁與樹林隱蔽的地方，蓋起茅屋以備隱藏辦公。
- 第三，如果敵人盡佔山頭和村莊，我們白天



勞山敵偽據點被我軍攻克，圖爲西北角被角我軍炸毀之情景。



抗戰勝利日，日本陸軍部長官野榮中將（左）將（右）恭迎本作文作者（中）受降。

我們大家以必死之心，堅持到底，果然到了八月十五日之夜，得到敵人投降的消息。天下事，有志竟成，我們在抗戰大業中，以游擊戰奮鬥海隅，追隨國人，收復了青島。

### 太清宮——軍政幹部訓練

#### 基地

勞山太清宮，殿宇宏敞，上有秦始皇題「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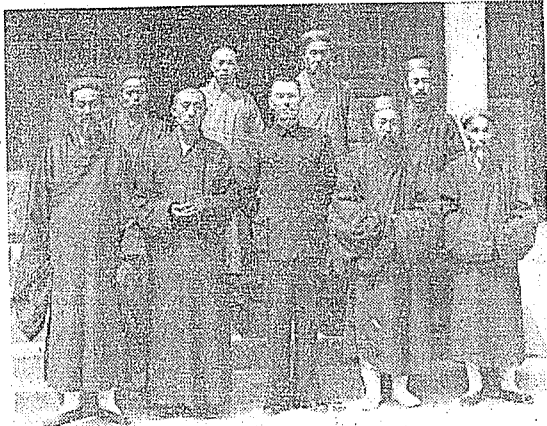
波參天」及元太祖的「煙霞勝境」石刻。沈鴻烈市長早年兼渤海艦隊司令時，曾以此處爲訓練海軍基地，到了抗戰期間，就成爲我們訓練游擊幹部的所在。太清宮離市府所在地華嚴寺二十五里，我每星期至少去一次，時常宿在裏面的翰林院內。太清宮原名下清宮，或稱下宮，因太清宮之上尚有一宮，原稱上清宮，上宮高踞於一百九

公尺峻嶺之上，建於宋，初爲雲子劉志堅修真處；大門外有銀杏樹多顆，其最大者兩顆，各可五抱，昔年花木扶疏，清幽無比，聊齋誌異中所云「牡丹」故事，即以此宮爲背景。太清宮以有耐多樹著名，最大一顆，大可合圍，上部枯斷，殘留下半截，高五尺，民國二十三年，該耐多樹生一芽，高二尺許，沈鴻烈書「耐多復生」四字，掛於樹旁，聊齋誌異中所云「耐多」故事，即以此宮爲背景。

八年抗戰期間，勞山已無遊客前來，我們雖置身於青山碧海環境中，亦無閒情欣賞，唯有不顧一切艱難險阻，與敵寇周旋奮鬥。我們選定原先訓練海軍的基地作爲游擊幹部訓練所在，也是青島保安總隊出生的搖籃，因爲前來參加抗戰者大多是鄉區的老百姓壯丁，游擊隊並不是烏合之衆，他們懂得爲什麼要抗戰而不肯當漢奸；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他們個個有此認識，所缺乏的就是戰鬥的技能，所以要集合在這裏訓練他們。幹部訓練班一共辦了三期，每期三至五百人，訓練三個月，訓練的項目，學科、術科都有，然後分發到各部隊之中。太清宮前原有海軍操場七十、八十畝空地，最是適合操練之用，我們在這面

海倚山，修篁掩映風景優美的地點來練兵，真是顧盼自雄，痛快無比。所以我們的官兵，在這個環境當中出身來參加青保總隊，就會引起興奮自做，增強他們的戰鬥意志。他們保衛國家，他們愛護家鄉，真可說是王者之師。

除訓練軍事幹部以外，同時還訓練保甲長，勞山游擊隊初時人數不過四、五千，槍枝在最初還不上一千，如果站在軍事觀點來看，這點力量塞近敵人的虎口，隨時可被消滅，更那能夢想以主動姿態發生打擊敵人的作用呢？然而此種運用人民的力量配合軍事行動的方略，甚為玄妙且有豐碩的成果。因為游擊部隊由民間而來，完全把基礎建立在民衆中間，雖是用兵，同時也在用民，而且用民的地方，實際多於用兵。



(上) 本文作者(前排中)與勞山華嚴寺全體寺僧合影，前排左第二人為法舟住持。(下) 日軍賈藤茂夫婦投誠游擊隊後在寒寨觀留影。



勞山區域裏祇有四、五千人部隊，為敵人所易破，但是勞山各鄉區村落中却有三、四十萬老百姓，他們與軍隊結合在一起，配合我們，掩護我們作戰，等於三、四十萬沒有武裝的部隊，分佈在每一個角落裏，決非敵人所能攻破，所以我們能長久存在而強大起來。用兵是軍事部的部勒，用民是政治的運用，這樣就符合了政治與軍事配合的原則，獲得最後勝利。勞山周圍游擊區內的民衆，我們把他們編組起來，戶口編為保甲，保甲長分期集合施以訓練，保長半個月，甲長一星期，先後訓練共有三千四百多人。

我們訓練保甲長的地方，並不固定在一處，但是很多則在太清宮那裏。訓練項目，除講解

抗戰的目的，提高忠愛國家民族的意識，以堅定抗戰必勝的信念外，並要求如何加強軍民通力協作，如領路、運輸、擔架、防奸等各工作事項與達成任務的技術。我們在抗戰前期，得到用民的效果，而在最艱苦的後幾年，更收到用民的偉大的功效。

太清宮裏面住有三十幾個道士，其中有五、六個從前當過軍人，有的是張作霖的衛士，有的參加過淞滬戰役是八百壯士當中的人物，他們放下屠刀，做了山中的道士。他們有戰鬥經驗，在敵人來襲擊的時候，很能從容應付，在他們的口中，把游擊隊說得神通廣大之至，使敵人心生畏懼，不敢以少數部隊逗留山裏。游擊隊不及撤移的傷兵和被服器械，被道士們掩藏得乾乾淨淨，給我們很大的幫助。在敵人退走以後，可以從道士口中得知敵人行動的消息和敵人趕緊回巢的情形，有時還會引起我們捧腹大笑，道士們都是我們最優秀的情報隊員。

太清宮地靈人傑，我對它印象很深，在卅四年七月裏，我在宮殿後面的懸崖石壁上，題刻「山海重光」四字留作紀念。

當時看到世界大戰趨勢，知道敵人必然失敗，却是不能預計何時來臨，事情湊巧的就在那四個寬長都有一丈的字，叮叮咚咚的刊鑿竟月，到八月十五日那天上午，負責監工的葛祕書煥斗對我說道，今天刊石完工，如果今天能夠得到勝利，那就妙了。誰知當天晚上收聽中央社廣播的消息，日本果然投降，此種離奇巧合的事情，當時使我們格外的興奮。(未完)